

怎样学习中国历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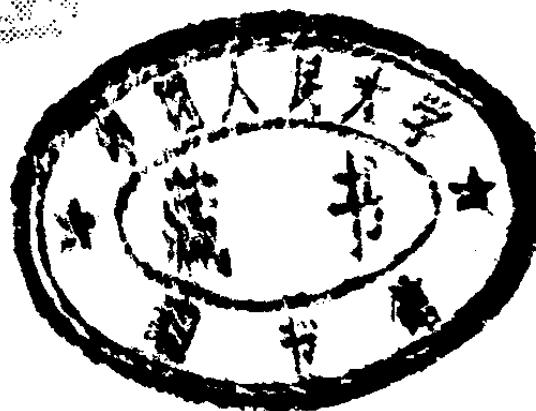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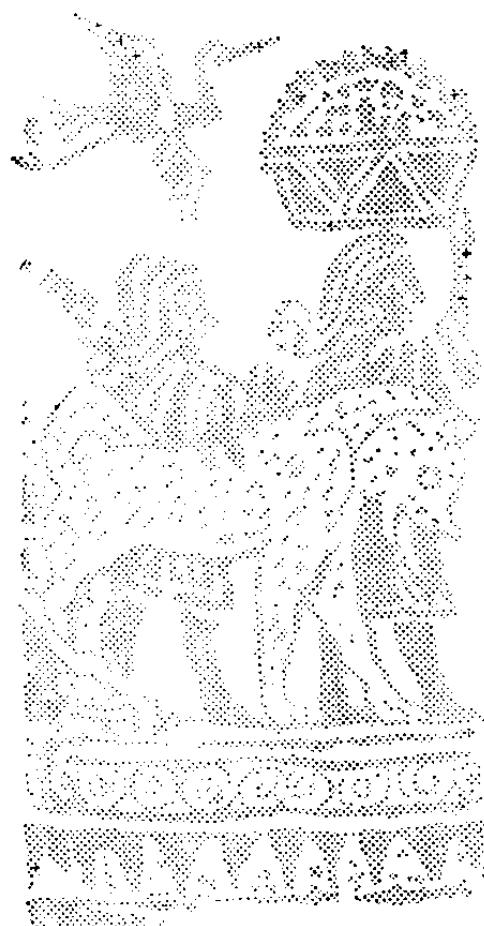
ZENYANG
XUEXI
ZHONGGUO
LISHI
《书林》丛书



11.3-15/5

《书林》杂志编辑部编 171435

怎 样 学 习 中 国 历 史



ZENYANG
XUE XI
ZHONGGUO
LISHI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善初
封面装帧 邹纪华

怎样学习中国历史

《书林》杂志编辑部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2 字数 102,000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3,000

书号 7074·281 定价 0.55 元

编者的话

RV47/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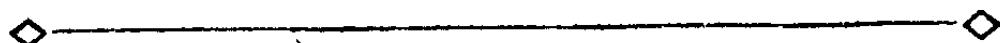
◆————◆

本书是《书林丛书》的一种。书中有些文章曾发表于《书林》杂志的《怎样学习中国历史》专栏，大部分文章是专门约请作者为本书撰写的。

本书将先秦至现代的中国历史分为十一个段落，分别介绍学习各该段历史所需要阅读的基本史料和参考读物，以及学习方法、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。作者均为研究有关专史的学者，所述结合自己治史的经验，较为切实，既能为初学者指点门径，又可供有志于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者参考。

《书林》杂志编辑部

目 录



- [1] 怎样学习中国上古史 王玉哲
- [17] 怎样学习春秋战国史 杨 宽
- [35] 怎样学习秦汉史 林剑鸣
- [52] 怎样学习魏晋南北朝史 何兹全
- [68] 怎样学习隋唐五代史 韩国磐
- [81] 怎样学习宋史 漆 侠
- [94] 怎样学习元史 方龄贵
- [111] 怎样学习明史 汤 纳
- [128] 怎样学习清史 郭松义
- [145] 怎样学习中国近代史 陈旭麓
- [156] 怎样学习中国现代史 余子道

怎样学习中国上古史

◆ 王玉哲

一 什么是中国上古史

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、文化悠久的国家，我们经常以积有五千年历史而自豪于世。一般学者为了学习上的便利，把这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划为若干阶段。第一段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“上古史”。又由于其下限定在秦统一中国以前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“先秦史”。

中国上古史所占的时间是很长的，向上可以延伸到一百六、七十万年以前的“猿人”时期。这种古人类通过长期的劳动锻炼，后来发展成为和今天人类形体差不多的“新人”。那时人类处在无阶级、无剥削的原始氏族社会。又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，大约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，我们的祖先才逐渐进入了有文可征的信史时代。

中国上古史的原始社会，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载，研究起来，只能凭借田野考古材料，包括古人类学，再以古史传说和近代的民俗学、民族学的材料相印证，才能理出

头绪。学术界对这段古史，经过多年的研究、争论，至今还是异说纷纭，有大批问题未能论定。初学古史的人往往缺乏考古学的知识，乍一接触，当然更觉茫然了。中国史发展到夏、商、周三代，才有文献记载可凭，学起来比较方便，并且这也是中国上古史的主要阶段。因而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，是把上限定为从夏代开始。下面的周代包括西周、东周，因东周（即春秋、战国阶段），另有专文介绍，我们也可以略而不谈。所以，本文介绍的重点，只是夏、商、西周这一段。从公元前二千多年前的夏代，到西周灭亡时的公元前770年止，所占的时间大约有一千五百年左右。

学习这段历史从何处入手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应当搞清楚中国上古史的特点。根据特点，有针对性的安排学习计划。先学什么、后学什么、学习重点放在何处等等，才有准绳，才能有的放矢。中国上古史的特点，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：

第一，具有一般历史所共有的科学性。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。既是科学就必须实事求是，来不得半点虚伪。学习或研究上古史，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从历史实际出发，去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。正确地认识过去，才能科学地预见未来，使历史科学真正地起到借鉴作用。

第二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。中国上古史是在中国境内众多的氏族、民族活动的历史。我们伟

大的历史文化是华夏族与其并存的许多少数族共同创造的。讲中国上古史不能只注意华夏族，而忘掉与其并存的其它少数民族。

第三，历史悠久、史料贫乏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中国上古史有文献可征的信史，开始于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夏代。夏和下接的殷商、西周，都由于年代久远，今天所能见到的原始史料，不仅残缺不全，而且真伪杂糅。这个缺陷能够弥补多少，是能否学好或研究好上古史的关键性之一。

怎样学习中国上古史，下面就针对着上古史这些特性谈起。

二 中国上古史有哪些史料

学习上古史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从历史的实际出发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。从历史实际出发，就必须首先用大力去搜集、鉴别和占有大批有关的史料。恩格斯说过：“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，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。因为很明显，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。只有靠大量的、批判地审查过的、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，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。”^① 马克思也说：“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，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，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。只有这

^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118页。

项工作完成以后，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。”^①从恩格斯、马克思这些话里，也充分体现了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。正因为历史是由史料构成，没有史料，历史也就无从研究。有关中国上古史主要的史料，我想分四大类加以介绍：

第一类：甲骨文、金文的材料以及过去我们的先人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实物。这些都是同时代的遗文、遗物，史料的价值很高，不但是汉时大史学家司马迁所不曾见，甚至比他时代尤早的春秋时人也不曾梦到。所以，孔子对夏商史才有“文献不足”之叹。自甲骨文出现后，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，已逐渐使殷商从传说变为信史。如殷商时的社会组织、生产水平及殷王世系，基本上已搞清楚。又如周代的少数民族猃允史迹，过去知之甚微。自王国维开始利用有关铜器铭文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，于是猃允的活动情况，才大白于世。至于遗留下之实物，其本身就是古文化发展史的物证，其史料价值，更不待言了。甲骨、金文的材料，可以采用郭沫若的《卜辞通纂》和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》作为初学甲骨、金文的阶梯。

第二类：同时代的文献材料，有《尚书》中今文二十八篇、《易经》中的《卦辞》《爻辞》及《诗经》。这类史料虽然珍贵，可惜量太少了。

第三类：战国时人所追述春秋以前的史事。因为他们所用史料，战国以后已经散失，因而其史料价值随之升

^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217页。

高。这类文献主要有《仪礼》、《逸周书》(按两书中个别篇章也有时代较早的)、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古本竹书纪年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楚辞》中之《天问》《离骚》以及周秦诸子中有关三代的记事。

第四类：汉时人所记有关夏、商、周事。主要有《史记》中战国以前部分，《汉书》中之《古今人表》、《礼乐志》、《刑法志》、《食货志》、《天文志》、《地理志》、《艺文志》等篇，都有关于三代史的重要史料。

上面所举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这四类史料，从量上说，虽然比以后各断代史的史料少得多，但是其中有些是属于经的部分，自东汉的“笺”至唐代的“疏”，以及有清一代经学家、史学家所作的大量新的注释、考证的著作，统统算起来，其数量之大，也可以称之为“汗牛充栋”了。面对这样一大堆“浩如烟海”的史料，青年同志学习起来，往往不得其门而入。下面两节提出一点粗浅意见，仅供参考。

三 需要精读的基本读物

学习上古史离不开阅读史料，如上所述有关史籍那样繁杂，究竟走哪条道路，才可能逐渐步入历史科学的研究之宫呢？近来一些学者都主张首先应从阅读基本史料入手，这是非常正确的。因为初学上古史者先精读一两部基本读物，把上古史整个的粗线条的纵横轮廓掌握了，这

就具备了进一步深入的条件。

应当首先精读的基本史料书，我认为还是以《史记》为最合适。这是由于《史记》对初学者具有三个优点：第一是时代完整，它包有整个上古史。第二是行文易读易懂，比起佶屈聱牙的《尚书》或义主含蓄的《诗经》来，要好理解多了。尤其文章优美，更能引人入胜。第三是《史记》涵有大量社会经济的史料，这是同类的其它史书所不能比拟的。《史记》有这三个优点，学习上古史的人，由此起步，可能较为便捷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《史记》为汉人作，不是同时代的记载，史料价值似乎不高。专从商、周史料价值上看，《史记》成于汉代，属于转手史料，而甲骨、金文和《尚书》乃是商周同时代的原始材料，二者比较起来，当然《史记》稍逊一筹。但是，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的材料，必须具备古文字学的知识，才能很好地运用；《尚书》乃是西周政府的部分档案，并非记载西周完整的历史。因而，甲骨、金文和《尚书》虽然史料价值很高，作为商周史的研究者，确实可以从中汲取珍贵的材料，借以丰富和补正商周的历史。但是，若作为上古史入门的基础读物，则是很不适宜的。而《史记》是司马迁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以及汉代所能见到的其他先秦史料，熔于一炉而成的。并且司马迁有良史之才，记事以信为旨，其所记夏、商、周事，基本上是信得过的。

为初学者选入门的基本读物，应当注意部分量不

宜过大。昔司马温公“修《通鉴》成，惟王胜之借一读；他人读未尽一纸，已欠伸思睡”（见胡三省注《通鉴·序》）。由于《通鉴》部头分量太大，时人畏之。而《史记》分量远小于《通鉴》，其有关上古史必读诸篇，只有 53 篇，为了便于读者参考，现将篇目胪列于下：

本纪 3 篇：《夏本纪》、《殷本纪》、《周本纪》。

世家 17 篇：《吴世家》、《齐世家》、《鲁世家》、《燕世家》、《管蔡世家》、《陈杞世家》、《卫世家》、《宋世家》、《晋世家》、《楚世家》、《越世家》、《郑世家》、《赵世家》、《魏世家》、《韩世家》、《田敬仲完世家》、《孔子世家》。

列传 33 篇：《伯夷列传》、《管晏列传》、《老子韩非列传》、《司马穰苴列传》、《孙子吴起列传》、《伍子胥列传》、《仲尼弟子列传》、《商君列传》、《苏秦列传》、《张仪列传》、《樗里子甘茂列传》、《穰侯列传》、《白起王翦列传》、《孟子荀卿列传》、《孟尝君列传》、《平原君虞卿列传》、《魏公子列传》、《春申君列传》、《范雎蔡泽列传》、《乐毅列传》、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、《田单列传》、《鲁仲连邹阳列传》、《屈原贾生列传》、《吕不韦列传》、《刺客列传》、《李斯列传》、《蒙恬列传》、《扁鹊列传》、《匈奴列传》、《西南夷列传》、《循吏列传》、《货殖列传》。

这 53 篇分量不大，完全可以作为精读的史料。假如你若能对这五十多篇天天阅读，甚至能够熟读成诵，你的脑海里自然会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、但较粗浅的古代史的形象。这就会使你在今后古史研究的旅途上，有触类

旁通、左右逢源之乐，可以一生受用不尽。

学习上古史首先精读《史记》，这是为今后深入研究打好历史的基础。不过，打基础还有另一方面，就是理论的基础。学习上古史除精读《史记》之外，最好再精读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和马克思《资本论》中讲地租的部分。这样不但使我们对中国的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产生、发展和转变的规律加速理解，而且还使我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处理历史问题。这对学习中国上古史才能站得高，观察问题才能精辟入里。所以，这当然更是一个重要的基石。

四 研究上古史的方法

上古史的基本读物精读之后，还要进一步广泛地阅读和搜集有关的史料。研究历史要学会如何掌握资料，哪怕是对历史上一个小问题，研究起来，也要掌握大量的、充分的资料。而且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的审查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再通过认真地分析研究，才能提出理论性的结论。现在我们把研究上古史的方法，归结为四个步骤：

第一，要手勤：历史研究第一步需要对大批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。但是，如何搜集资料，这就需要学点目录学的知识。清人王鸣盛说：“目录之学，学中第一紧要事。必从此问途，方能得其门而入。”（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一）这是经验之谈。从目录学入手，就可以知道某一历史问题，有

哪些书可读。由此，便可以充分掌握前人和同时人的研究成果。目录学的书籍，主要的可参看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经部、史部，和孙殿起编的《贩书偶记》及《续编》，以及近人编的史学论文索引一类的书籍。从中选择必需阅读的图书和论文。在阅读时，最要紧的是不怕麻烦，要手勤，要经常记录。

所谓“手勤”，是指读到自己认为有用的材料，应该立刻抄录下来。老一辈的学者都是善于抄录、积累资料的能手。读书不经过有目的而不是盲目的抄录步骤，印象是浮浅的，就不能说是“学到手”。勤于抄录虽是艰苦的劳动，但时至今日，仍然是研究学问的有效手段。在马克思的书信中，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话：“有些奇怪的问题是我最初的处理中忽略了的。为着把这一点弄清楚，特将我关于技术的笔记本（摘要）再从头至尾看一遍，……”^①，“重温我的技术史的摘要，使我发生下列的意见，……”^②，可见马克思勤劳记录



王玉哲编著《中国上古史纲》
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》第3卷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，第139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140页。

的笔记本、摘要，对他的许多独到见解的形成，起到重要的作用。

达尔文作《物种起源》，是根据他平时辛勤搜集、手抄的大量资料写成的。据说他写的札记，要看一遍整理就绪，就需要一年的时间。这是多么伟大的勤奋劳动。

勤于抄录、作笔记如此重要，但这里也有“抄什么”、“怎么抄”的问题。积累资料、抄录卡片，必须有足够的基础知识，这就看出我们上面说过的要精读《史记》基础读物的必要了。如果没有古史的基础知识，打开一部史料书，就不会知道哪些材料对自己有用，应该抄录；哪些对自己用处不大，不必抄录。基础知识就是使我们能作到在读书时心中有数。如果把基础知识也统统抄下，那就抄不胜抄了。初学搜集资料的人，往往对读过的书，无目的、无选择地抄录，资料是积累了不少，可惜这些读书笔记对他毫无用处。因为抄时目的性不明确，过后便忘，也无暇再看。结果徒劳无益，白白浪费了精力和时间。

抄录的形式，从前学者都采用笔记本，近人多用卡片。两者相较，前者易于保存，但后者便于将材料随意排比，自由移动，是其特长。故现代学者多采用卡片方式。

搜集材料时，要把材料的出处、书名、页码同时记下，以备日后检查；并且遇到有用的材料要立刻抄录，因为材料是稍纵即失的。书本一合，再找就难了。宋苏东坡说：“作诗火急追亡逋，情景一失永难摩”。抄材料也象“追亡逋”一样火急，一定要抓住时机。等到材料积累到一定数

量，还要及时地整理、分类，把内容相同或相关的放置在一起。经过这样分析、综合，就可能会初步形成对某个历史现象深入的理解。经验告诉我们，一条材料孤立起来看，不成学问，似乎无足轻重。等到汇集同类的许多材料，并加以比较，这件史实就会活跃地表现出来。甚至可成为一个学问的专题，或一篇论文的基础。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、钱大昕的《十驾斋养新录》，都是由这样的笔记整理而成的。科学家的研究题目，往往是在披读或聚集资料、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受到启示，才提出来的。不过，题目既定之后，还要更进一步、有针对性地继续搜集资料。所以，这里自始至终贯穿着手要勤的精神。

当然抄录材料是项枯燥的劳动，但在这种枯燥工作背后，却隐藏着一片学术的新天地。总想偷懒，科学研究的大门是永远进不去的。

第二，问行情：在我们积累和阅读资料、选定研究题目之后，下一步就需要了解所选定的这个问题，过去是否经人研究过？如果前人已经有这类题目的研究成果，就要看看别人对这个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？有多少成绩？他们的结论是否还未成定论？有没有可以补订或反驳的余地？这就是摸研究题目的行情工作。记得在抗日战争前，我在中学读书时，曾写过一篇《太史公著书年代考》，考定太史公作《史记》是自汉元封二年初为太史令时开始的。当时我的根据是太史公《自序》说，其父“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，续史记石室金匱之书。五年而当太初元

年”^①。又说，“于是论次其文，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”^②。《汉书》中，《司马迁传》则作“十年而遭李陵之祸”^③。我们已知李陵之祸在天汉二年，自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整整十年，则知《汉书》所记为可信，而《史记》之“七”乃“十”字之误。并驳正王国维的《太史公行年考》所说的史公属稿于太初元年为不实。当时觉得问题虽小，但已突破前人成说，颇为得意。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，从钱宾四先生学古代史，才开始读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，发现第一篇就是《司马迁作史年岁》，其结论与我的考证完全相同。才知我写的那篇小文，白费力气，吃了不识行情的亏，可以说是劳而无功了。

行情探索之后，如果发现前人对这问题所作出的结论，已经非常正确，那就可以停止你自己所选定的这研究项目；如果其结论完全不符合实际，就可以用自己所掌握的反证材料进行批驳，同时并提出自己新的看法。这就是新的科研成果；如果前人的结论基本正确，但稍嫌证据薄弱，说服力不强，觉得还有补充的余地，那就在人家研究的基础上，提出补充材料，把人家初步建起的结论，进一步证实，使之成为定论。这同样也是科研成果。这种工作当然也是科学的研究。

第三，多思考：我们研究历史，搜集的史料当然越多

① 《史记》130卷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296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3300页。

③ 《汉书》62卷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2720页。